

## “作家看闽侯” 采风创作

主办: 闽侯县委宣传部、闽侯县文联、福州日报社  
承办: 福州晚报、闽侯县作协  
协办: 闽侯县融媒体中心、闽侯县图书馆

## 悠悠石厝渡

■林思翔

八闽母亲河闽江,自南平奔流而下,一路向东,来到下游侯官地段时,在淮安半岛分流南北二支,往南称作南港,又叫乌龙江,往北是北港,又称白龙江。清代林枫《榕城考古略》载:“在江滨,旧淮安县治,其山挺拔,其石高于平江,江流自北向东,历侯官市,至岐为二。”文中所言的山脉即岵(读作jié)山,山下村落叫石厝村,曾是宋至明时期怀安县衙署所在地,即今福州建新镇淮安片区,为现在南台岛的最北端。

北宋太平兴国六年(981),宋太宗批准分出闽县9个乡设置怀安县。怀安县治最初设在芋源江北三十里,即今闽侯县荆溪镇桐口村附近。《淳熙三山志》记载:“咸平二年,转运使丁谓奏移石厝,民便之,始广故驿为今治。”北宋咸平二年(999),福建转运使丁谓将荆溪的怀安县衙迁至石厝村(今淮安片区),改“闽越亭”为县衙署。今福州市政府在衙署旧址上重建怀安县衙署。

怀安县为福州府所辖闽县、侯官、怀安三县之一,管辖九个乡,分别为敦业乡、感应乡、八座乡、灵山乡、侯官乡、承平乡、移风乡、积德乡、同乐乡。东西长240里,南北宽180里,有50个村庄,13000多户,8万多人口。按今天的行政区划看,现在闽侯县的荆溪镇、廷坪乡和大湖乡部分,仓山区的建新镇,鼓楼区西湖的西北面、东门往东直抵连江,还有晋安区的大部分区域,罗源县的少部分地区,宋元明时都属怀安县。据传,县治石厝村极盛时期,有30口井、14座庙宇,还有码头及县衙、驿站、孔庙、县学等,大街小巷

人流如潮,各色店铺生意兴隆。

明万历八年(1580)二月,怀安县撤消,并入侯官县,前后共存世599年。撤县原因,据说因当地夏天经常发生洪涝灾害,百姓生计困难,加上当地丈量田亩弄虚作假引起巡抚大员动怒而被撤。历史上侯官、闽县、怀安一度在福州城三县并立,三县交界处冲积成的一个沙洲,府定三县共有,称“三县洲”,地名沿用至今。当年三县交界处4.83公顷地块,如今被辟为江心公园,供人们游览观光。

怀安县治位于南北港交汇处、南台岛最北端,是水路进出福州的必经之地,地理位置极为重要。怀安石厝渡口也是当年福州地区规模最大的水上码头。闽江上游各县的物产都通过水运到福州交易,旅客船货停泊在怀安石厝渡口,然后转运进福州。

如今千余年过去了,石厝渡口的石构件犹在。三块巨石伸入江面形成码头,其石板道宽约5米,条石铺就,上有百余条横向凿槽,以利上下船防滑。还遗存有用于拴绳、方便船舶停靠的石槽。上了码头便进入接官道。接官道为突堤式结构,条石盖面,宽约5米,占地约380平方米。接官道尽头岸边有一棵古榕,华盖遮天,郁郁葱葱。这棵榕树据说是北宋福州太守张伯玉,取晋代严高建福州子城时所植之榕气根繁殖的,被洪水冲毁后,人们又在原树处得一新枝重发新根而成。这棵源于晋,发于宋,再植于百年前的榕树,依然树冠浓绿,长须飘拂,枝干壮实,生机勃勃,形成了一道风景。

穿过古榕林荫上了岸,便是石厝村,古代怀安县署就设在这里。石厝村因南朝就生产瓷器而闻名遐迩。当年的“怀安窑”主要分布在石厝山西南端,占地8万多平方米。烧造时间持续近400年,其鼎盛时间在唐朝,约有200年。如今在福建博物院还能看到“怀安窑”生产的青釉碗和青釉豆两种产品。为运输瓷器,当时就有了石厝渡。石厝渡的历史比乌龙江边的方山北渡、方山南渡、阳岐渡、绍岐渡等都更早。

怀安窑烧制的瓷器,经石厝渡(怀安大道)出去,销往日本,至宋代闻名全国,古渡见证了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历史。《福建海上丝绸之路(福州卷)》载:“怀安窑位于福州西郊洪塘乡淮安村,是福建迄今发现最早的有南朝、唐代纪年的窑址。该窑址的陶瓷产品在福州以及日本、菲律宾、泰国、文莱、越南等国均有大量出土,表明当时福州不仅是陶瓷的主要生产地、集散地和消费市场,还作为转运港,为怀安窑陶瓷产品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。”

宋代,怀安的石厝渡除承担怀安窑陶瓷器外运外,还转运大多数闽北其他窑口烧造的陶瓷器出港。由于福州为闽境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,所以雄踞江中、紧邻福州城的石厝村成了沟通闽江流域、远达海外的货物集散地。石厝村有芋原驿,是福州重要的驿站。“芋原驿舟航云集,南下入海,北溯诸县的船只络绎不绝。日本出土的怀安窑所产越窑系粗制口瓷即由此上船,扬帆远航。”

石厝渡,不仅瓷器从这里输

出,唐宋时还是茶港、盐港。《福州通史》记载“怀安码头可容千艘船舶停靠,其时(宋代)茶叶、中药材等货物均在此港下船,或是通过陆路入城,或是转运出海”。可以说,石厝渡见证了福州悠久的历史。

禅宗南岳系自唐天宝初年由马祖道一传入闽中后,福州诞生许多著名禅师,是福建禅宗传法中心。寺僧皆种植茶树,并能制茶、饮茶。唐贞元二十年(804),日本高僧空海坐船从霞浦县赤岸到福州,在福州登岸的官渡便是石厝渡,再转入城内开元寺居住。唐宋时期,日本高僧多至福州求学,带回佛经、法器,自然离不开学习茶文化,并把茶叶带回日本,也曾带走福州的茶树、茶籽。当年开元寺的住持、方山寺的国师、武夷山禅师以及日本高僧们带着茶叶或茶树、茶籽离开福州时,北上的水路,必经石厝渡。唐朝贡茶方山露芽与柏岩茶(鼓山半岩茶)也是从这里出航。

史料记载,北宋政和八年(1118),福建转运使将水口盐仓移驻石厝村,上游延、建、邵、汀四府32县的食盐由此地发散,下游沿海各县所产的食盐也都运集到此。这里建起了大量盐仓,石厝村成了食盐的集散地,俗称盐港。

《闽都记》载:“芋原驿,在石厝江头,南行以舆,北以舟。皇华使节往来络绎。察院行署在驿之北。递运所在驿之东。”文中的皇华使节便是明朝琉球册封使和来自琉球国的贡使。他们往返福州和京城之间皆在石厝渡坐船出行,石厝村之繁华,可见一斑。

怀安古邑地灵人杰,今天的福建农林大学校园曾是南明礼部尚书曹学佺的石仓园旧址。当年县治所管辖的洪塘人才辈出。明代,洪塘走出了抗倭名将张经、状元帝师翁正春以及南明礼部尚书曹学佺。他们都是受百姓尊敬的重农宣教、清正廉洁的循吏。古往今来,在石厝渡和芋原驿览胜者更是数以千计,既有平民百姓,也有达官贤达。宋代朱熹,明代叶向高、林鸿、徐夔、谢肇淛、周亮工,清代梁章钜、孟超然、郭柏苍、叶大庄,以及民国的何振岱、沈瑜庆、潘主兰等都在这里留下诗文,为古渡增辉添色。

宋代大儒朱熹曾多次来往石厝渡,有感而发,曾留下多首诗篇。其中《宿石厝馆二首·其二》写道:“停驂石厝馆,解缆清江滨。中流棹歌发,天风水生鳞。名都固多才,我来友其仁。兹焉同舟济,诤止胡越亲。舞雩谅非远,春服亦已成。相期岂今夕,岁晚无缁磷。”体现了朱熹对这一带美丽风光的所见所感、对友人的珍视以及对保持高尚品德的期许。

近代名人郁达夫也钟爱石厝渡一带的闽江风光。上世纪30年代,他曾携妻子乘舟沿江而上,在石厝渡不远处的洪山桥上岸用餐,品尝美食。他把闽江比作中国的莱茵河,说“扬子江没有她的绿,富春江不及她的曲,珠江比不上她的静”。

闽江滚滚,古渡悠悠。往事越千年,换了人间!如今,古渡残石静卧,令人遥想怀安昔日辉煌;江面彩桥飞架,让人领略闽江风采。

生活散记 ■刘志华

## 暮色里的那盏灯

夜色缓缓降临,街边的路灯宛如一双双守候的眼眸,温柔地凝视着每一个归人的身影。

我站在楼下,仰头眺望,整栋楼灯火通明,唯独我家的窗户深陷黑暗之中。我插入钥匙,轻轻一转,“咔嚓”一声,门应声而开,屋内的黑暗裹挟着寂静扑面而来。没有熟悉的问候,没有饭菜香气,也不见儿子的身影。如今这满室寂静里,我忽然读懂:所谓家的温度,不过是有人在烟火气中,为你留着那盏最暖的灯。

那天上午下班时,儿子突然来电:“妈,你下班直接回家吗?”这一反常的询问,令我心头掠过一丝不安。经追问,方知先生在医院进行血液透析时心脏出现不适症状,需立即住院观察。我挂断电话便往家赶,迅速收拾好先生的洗漱包、换洗衣物和药盒,儿子接过行李匆

匆出门。我站在阳台,目光紧追儿子的车,直至其消失在转角处。疲惫与担忧一同袭来,路边大树投下的斑驳碎影,犹如我凌乱无助的心绪。

傍晚,推开家门,暮色穿窗而来,孤独将我淹没。恍惚间,往日的画面在脑海浮现:那时家中总是灯火通明,儿子在房间专心看书或畅玩游戏,先生则慵懒地陷在沙发里,手机屏幕的光映在他带笑的眼角。只要我的钥匙声一响,家就热闹了起来。“美女,回来啦!”先生手机往沙发一抛,趑趄拉着拖鞋迎了上来。儿子也闻声而出,拖着长音喊我大名,随后他俩一前一后钻进厨房。一人执勺快炒,一人布碗盛汤,菜香四溢、热气腾腾。这氤氲着烟火气的厨房里,藏着人间最踏实的温暖。

而今夜,钥匙落寞地躺在玄

关。我木然地换好鞋,拨通了儿子的电话,听筒里传来他沉稳的声音:“爸爸的检查结果出来了,各项指标都平稳……”顿时,悬着的心稍稍放下。黑暗的厨房静谧无声,耳畔却依稀回荡着往日的碗碟叮当。

空荡寂静的屋子,孤独如影随形,勾起往昔相似心境的回忆。幼时随母亲到外婆家。临返程,我与表姐妹们玩得正欢,不愿归。母亲再三叮嘱:“不跟我走,夜里可不许闹回家啊!”我信誓旦旦保证不闹。

然而,日落西山,望见袅袅的炊烟,对母亲的思念便弥漫开来。天黑透了,小伙伴们陆续回家,孤独的我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懊悔,先是小声抽噎,而后便放声大哭起来。众人哄劝皆无用。外公只好让小舅和满舅打着手电送我回家。小舅一脸嫌弃地说:“这么闹

人,下次不要你来了!”

幼时对母亲的眷恋,随时光沉淀心底。青春悄然而至,悸动如春风入怀。曾经紧攥母亲衣角的小手,不知不觉间,已与恋人十指相扣。“一日不见,如隔三秋”绝非文人的夸张。那些落在信纸上的思念滚烫炽热,恨不能即刻飞到对方身旁。这份情感纯粹而浓烈。

时光翩跹,纸短情长的往昔,终成抽屉里泛黄的信笺。新生命入怀时,方知为母滋味。从此,晨昏昼夜,满心满眼皆是他。

“别关门!妈妈还没回来。”天黑了,三岁的儿子张开双臂,用小小的身躯抵住门框,执拗地不让奶奶关门。他天真的眼眸里盛满期盼,固执地相信只要门开着,妈妈就会踏着夜色归来。听闻此事,我心疼不已,恍若看见幼时的自己,踮着脚在黄昏里守望母亲的身

影。那一刻,我暗下决心:纵使前路艰难,也要将孩子带在身边,不让他重尝这思念的滋味。

曾以为依恋是怯懦,后来明白,那是灵魂深处的渴求。漫漫人生,我们一直在寻归处:年少时,是母亲怀中温度;长大后,是爱人眼中暖意;再后来,是孩子踉跄奔来的方向。这一路,我们惧黑暗、怕孤独、恐失去,而这些牵绊,恰恰让漂泊的心有了栖息之所。

这般牵挂,终化作暮色里的那盏灯,以无言守候,给予心灵最妥帖的安放。



扫码可看  
更多文章